



神的记事本

3

(日) 杉井 光 / 著

(日) 岸田梅尔 / 绘 大野家辉 /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神的记事本

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的记事本. 3 / (日) 杉井光著; (日) 岸田梅尔绘; 大野家辉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56-4624-8

I. ①神… II. ①杉… ②岸… ③大…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8725号

原著名:《神様のメモ帳3》, 著者:杉井光, 绘者:岸田メル, 日版设计:鈴木亨

©HIKARU SUGII 2008

First published in 2008 by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051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神的记事本 3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杉井光
绘 者 (日) 岸田梅尔
译 者 大野家辉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焯伟

责任编辑 唐竞恩 方宁
美术编辑 苏碧梅
制版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4624-8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 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50
第三章	93
第四章	138
第五章	183
第六章	239
第七章	277
后 记	298



第一章

推开通往顶楼的门，一阵风吹入阴暗且满是灰尘的楼梯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干燥泥土色的天空，高楼大厦的身影仿佛陷进乌云中。我打工的拉面店和侦探事务所就在这栋只有五层楼高的建筑中，虽然只有五层楼高，风景还是差蛮多的。和从地面上看到的模样以及在学校屋顶上看到的景色都有所不同。

“鸣海，别呆站着。快点去看花盆的情况。”

话声刚落，我就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向狭窄的屋顶踏出一步，环顾没有任何东西的光秃水泥地后回头询问：

“到底在哪里啊？”

爱丽丝身旁夹着小熊布偶，穿着水蓝色的睡衣，肩膀上披着黑色的毛线披肩，正以这样一个奇妙的模样指着楼梯间的天花板。

“就在这上面。这里的光照最好。”

“咦？”

位于楼梯间的外墙部分上钉着以扒钉排成的爬梯，爬上狭窄的水泥屋顶，只见上头摆满了细长的塑料盆。塑料盆中的泥土上可以看到植物的茎和叶错综缠绕，长满晶莹剔透的火红果实——草莓。

“长出来了，长出来了！已经可以吃了。”

我弯着腰透过两腿之间看向门口并向爱丽丝报告，而她则递了个铁盆到我面前。

“那你就把它们摘下来吧，顺便整理整理剩下的根茎叶。你不是号称园艺社员吗？”

不知是否因为明老板照顾得好，可以算是大丰收。全部加起来应该有将近一百颗吧？我一边小心翼翼地采收，一边询问站在脚边的爱丽丝：

“喂，不是说今天是发薪日吗？为什么还要采草莓？”

这个身着睡衣的小个子女孩，就是我那自称侦探的老板。今天一放学我就来到NEET侦探事务所，她说要发给我身为侦探助手的第一份薪水，所以我才跟着爬上屋顶。

“什么为什么？那些草莓就是你的薪水。”

我差点从狭窄的屋顶上摔下去。上半身倒吊在半空中，好不容易抓住水泥砖角才没掉下去。

“小心点！如果钢盆掉下来，好不容易采到的草莓就毁了！”

眼前头下脚上的爱丽丝正在生气。拜托，你应该担心我一下吧？

收割完所有闪烁着红宝石光芒的第一份酬劳，我爬下屋顶的地面。爱丽丝则盯着装满草莓的钢盆露出一脸陶醉。

“光想着这些就是你的薪水，就让人感到更加甜美。今年

应该如何吃它们呢？别的先不管，你先将它们的蒂给摘下吧！”

“喂，等等！这是你要吃的吗？”

“因为你看起来对这些草莓不是很满意啊。”

“不是这个问题吧……”

差点就认真了，问题是我并不想拿草莓当酬劳啊！

“你不是有现金收入吗？为什么给我草莓？”

“真是的！眼前满是足以和数以万计繁星匹敌的美丽生命果实，你居然只想要冷冰冰的货币？这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无法以金钱购买的啊！”

“草莓就可以用金钱购买啊！”

爱丽丝从布偶身上拿出一个咖啡色信封，“啪”的一声贴在我脸上，顺手将我手中的钢盆抢走。

“恭喜你，如此一来你就成了受雇员工，即使离开学校也不必成为尼特族了。暂时是这样。”

什么跟什么嘛！直接乖乖交出来不就好了？我坐在门边的楼梯上，数起信封内的金额。这份薪水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拿这么多钱，真的可以吗？突然觉得在时薪才七百日元的拉面店打工实在没有意义。

“不要太在意，因为我赚得比你更多。”

爱丽丝蹲到我身旁。

“不过是个尼特族……”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吗？当尼特族和自己当老板并不矛盾，

因为它的定义就是如此。”

“为什么要下这么复杂的定义呢？”

由于爱丽丝从近距离直视着我，使我的心跳得好快，不好意思只好将视线转向水泥地。

“……尼特族这个词源自英国，你知道吗？”

爱丽丝开始轻声解说，我则点头回应。

“1999年，隶属于英国内阁的消除社会孤立小组调查报告中首次出现这个词，当时的提案目的在于‘给予16至18岁不受教育、不受雇用、不受职业训练者一个新机会’。大致上的流程就是精算出符合该项的国民总数并分析其原因，推演出解决的方案。你懂吗？首先必须算出人数。因此不须考虑未满18岁，并未受聘雇却有收入者此种极少数案例，而且也没有办法排除他们来进行估算吧。如果席德·维瑟斯（注：英国朋克摇滚乐团“Sex Pistols”的贝斯手）再晚四分之一世纪出生，大概也会是个尼特族。”

我和爱丽丝一同遥望着可能会连接到英国的阴暗天空，而我则短暂冥想着早在我们出生前就死去的那位朋克摇滚乐手。

“这个词汇的定义传到日本后有了些许的变质，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就如同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中所述，我们都是‘被^{弥尼}数算、被^{提客勒}数算、被^{乌法珥新}量秤、被分裂’的，先被分类后人们才被迫去推测其理由。然而我们并非基于某种理由而被分类，所以这个名词也不过是贴在书架上的标签，并未拥有字面意义以外的魔

力，不过是如此……”

爱丽丝站了起来，右手捧着装有草莓的钢盆，左手抱着小熊布偶。有如冬天结冰河川般长长的黑发沿着肩膀滑落，温柔的笑容绽放在雪白的肌肤上。

“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词汇——用以定义自我的四字母圣言，一个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可依靠并站立的国名。在空虚中铺上一层土，使其成为能够栽种幼苗的基石。”

爱丽丝再次紧盯着我的脸，我马上意会到她是在等我的回应。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对不起，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爱丽丝再次露出微笑并走下楼梯，任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舞动。

“不懂也没关系，这也是你会待在我身边的原因之一。你大概根本无法想象，不过你的愚昧和神经大条曾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

嗯……这到底算是在夸奖我还是在消遣我啊？

“当然是两者皆是。”

“我知道啦！”

将草莓拿到一楼的拉面店，明老板帮我们做了些草莓果酱。

“这品种比较酸，所以适合做果酱。”

明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将锅子加热。先在摘除花萼的草莓上撒上大量砂糖，利用渗透压让果汁流出，最后只需再稍微加温。

听说重点就在不要搅拌，留下颗粒。

老板是我打工这家“花丸拉面店”的年轻女店长，身着挖背背心胸缠白色绷带，这副打扮与其说是厨师还不如说是黑道大姐头。话虽如此，她制作甜点的功力却是职业级的。其实早已到了营业时间，身旁还有一锅滚烫的面汤正在沸腾；拉面店的厨房却弥漫着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这样没问题吗？客人会跑掉吧？

“老板，我想吃刚煮好的。”

爱丽丝坐在位于厨房后面高出一阶的走廊上，一边说话还一边不停晃动双脚。这家伙其实是个茧居族，像今天这样跟到拉面店来其实是很稀奇的。原来她这么期待这些草莓哦？

“刚煮好的果酱好吃吗？”

“大概是任凭你找遍所有词汇都无法形容的好味道。”

结果确实如同她所说。没想到她居然将果酱淋在温过的酸奶上吃，草莓的汁液扩散在纯白无暇的白色平面上，看起来非常漂亮。

“原来温的也这么好吃……我以前都不知道。”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不得不敞开自己的城门，在这儿等待的理由了吧？”

爱丽丝的挑食习惯是超乎想象的，但她似乎还蛮喜欢吃甜甜软软的东西——例如明老板做的冰激凌等等。

“这应该就算鸣海的薪水了吧？真是帮了我个大忙，原本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

明老板在我正要將酸奶送入口中时说这些话，害我手里的汤匙差点滑掉。连你也一样吗？！

“请你确实付我薪水！我可是很认真工作的！”

“知道了知道了，待会儿会帮你放到瓶子里头。”

拜托不要再提果醬的话题了！

不过，明老板还真的帮我把果醬装入瓶中。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装韩国泡菜用的大口空瓶，另外一个则是装过笋干的小瓶子。

“这些没办法放很久，要尽快吃掉哦。”

“为什么有两瓶？”

“小瓶当然是给彩夏的啊。”

爱丽丝从旁补充。

我将到手的瓶子直接放到大腿上。

虽然很想看看爱丽丝和明老板的表情，但她们的指一映入眼帘，我就马上将视线转回自己脚边。

“你拿去给她吧！这样不就有借口把她带来了？”

明老板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口气说道，她可能没有发现我有稍稍地点头吧。

彩夏。

一个过去曾经在这家拉面店打工，也曾是我朋友的女孩。她从学校的屋顶跳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却又回来了。

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奇迹——

神也太爱开玩笑了吧？

而此时爱丽丝却拉住我的衣袖。

“……怎么了？”

“跟你说过，那已经不算奇迹了。”

我呆看着那少女的脸庞并纳闷地摇了摇头。

“因为她已经醒来了，所以那只不过是现实。这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发现奇迹的原因，你也只能选择接受。”

我将视线转向放在腿上的瓶子，却不去正视爱丽丝。鸽血红色的果酱在日光灯照射下晃动闪耀。这就是现实。

拉面店的门开了。一位常客走了进来，闻到店里甜腻的气味立刻皱起眉头。客人点了碗盐味拉面，而我则将瓶子放在走廊后站了起来。

*

彩夏从一年级的第三学期开始休学到下一学年度的四月，几乎整整三个月的课程都缺席，当然也没达到升级所需的最低出席日数。

因此她能够直接回到我们二年四班其实算是特例。我不晓得医生、学校以及彩夏的双亲之间达成了什么共识，还觉得直接让她留级说不定比较好。

领薪水的隔天，我将装着果酱的瓶子放进书包，到学校时还差点迟到。上课的预备铃明明已经响过了，教室内还是吵吵闹闹的。班上的女孩们就聚集在与我相隔不到三个位子的座位，黑压压的人墙中不时露出金属拐杖的银色部分。光看到这东西，心情就会有些沮丧。

“彩夏，你头发长好快哦！”

“快要跟之前一样长了吧？”“你真的有剃光头吗？”

“嗯，我有之前剃光头的照片，你们想看吗？”

“哇啊！这是谁啊？”“你去探病时明明就看过了。”

“听说身体不健康头发会长得比较快。”

“不是太色才长得快吗？”“应该是相反吧？”“啊，彩夏，藤岛来了。”

糟糕，被发现了。我一边嘀咕着上课铃怎么还不响，一边装作没听到并将书包放到书桌上。

就在这时，人墙忽然分成两半，而彩夏就坐在人群正中央。她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不同，关于“ANGEL·FIX”那整件事都好像假的一样。

说不定真是骗人的，至少对于彩夏而言那是骗人的。因为——

“呃……藤岛同学早啊！”彩夏露出不自然的微笑。周围的女生立刻开玩笑说为什么要用这么礼貌的口气，整个教室里也忽然呈现一种看我会作何反应的状态。别说其他人，连我自

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好。

我叹了口气，拿出装有果酱的瓶子放在彩夏面前。彩夏瞪大眼睛看着红宝石色的果酱。

“……这是昨天才做好的，明老板说要送给你。”

“抱歉……请问明老板是谁？”

我吞了一口仿佛有馋掉果酱味道的口水。彩夏回到学校已经过了一周又几天，我完全没有和她提起“花丸拉面店”的事。因为这样的问法让我很难说明，我回答时也有些没好气。

“是打工地方的拉面店老板。”

“是藤岛同学打工的地方吗？”

彩夏以前也在那里打工啦……很想对她说却说不出口，只好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上课钟声终于响起，解救了不知所措的我。

*

“讲话这么客气还很有礼貌地称呼什么同学，感觉的确不太舒服。”

下课时拖我一起去上厕所的同学这么对我说，我只是恍惚地点了点头。被一个和记忆中相同的脸庞以那样的态度询问，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啊，不过她叫我时也有加‘同学’，所以应该不是什么坏

事吧？”“那只是因为以前根本没有女生要和你说话而已吧！”

“不过筱崎她却记得音乐教室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据说这种生活习惯方面的事物不容易忘记。”“她还记得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大好人。”“那只是恭维之词。”

关于这种症状，其实我也看过相关的报导，稍微调查过了。

完全健忘，也就是所谓的失忆症。有时会忘记导致失忆的意外或在那之前的所有事物，有时只会失去部分的记忆。虽然时间久了有可能恢复记忆，但也有可能无法恢复。据说会开这样的特例让她回到我们班上课，就是为了当做复健。也就是说，若能和失去记忆前所接触的人们一同生活，恢复记忆的可能性或许比较大。而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见面时可能会以较不自然的方式交谈。

没办法，这一切都是为了彩夏。只要能让她恢复记忆就好。我不断对自己这么说，但还是不太想回到教室。

“不过只要筱崎在，教室里的气氛就会和缓许多，这点倒是都没变。”“但是她跟不上课业进度耶？”“她从以前就是这样吧？”

“昨天的小考，我考得比筱崎还要差，该怎么办？”“你去拜她为师吧！”“最好留级重读。”“从一年级开始念吧！”“应该回小学重读比较好。”

一边出神一边听着同学们对话，我觉得似乎只有我一人如此在意这件事，那应该是因为只有我失去了某些东西的关系

吧？我和彩夏一同度过的时间，发生在我俩之间令人回想起来会发笑或哭泣的事情。

为了唤回彩夏的记忆，我是否只能和从前一样，和她在同一个教室里交谈，在同一个花圃里凑近额头翻动泥土和种子，痴痴地等待她恢复记忆呢？

*

“那就带她去那间拉面店啊！”

放学后突然被班上的女生们这么一说，害我十分讶异。

“彩夏不是也想谢谢人家送你果酱吗？”

彩夏有点迟疑，但却被周围的气氛影响而默默地点了点头。为什么我们班上有这么多鸡婆存在呢……

“藤岛，你就去吧！”“我也想去说，我想吃美女老板娘做的冰激凌。”“我也想去看看美女老板娘用绷带缠住的胸部。”

很好，看谁要跟我一起去，不然还蛮尴尬的。原本暗自如此期待着，但同学们好像误会成别的意思，结果还是没有人跟来，就只剩下我和彩夏两人而已。

园艺社的工作很快就搞定了。幸亏彩夏还记得如何浇水、施肥，甚至就连每项工具放在哪里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近常来园艺社帮忙的小百合老师感慨万分地说：

“和藤岛同学不同，真是可靠。”

我并不想被一个穿着衬衫和紧身裙搬泥土的人这么说……但却无法做任何反驳。因为光靠我自己根本无法整理好这片花圃，还好有她帮忙。

也就是说，这样其实跟之前没什么两样？我一边冲洗着铲子上的泥土，一边想着这些事。

当然，还是有些地方和之前不同的。例如我和彩夏都没有戴M高中园艺社的臂章——那个印着MGC图形，由我制作交给彩夏，在她从屋顶跳下去前两天交给我保管的臂章。原本打算等彩夏出院要还给她的，却到目前为止都没机会交给她，一直沉睡在我的外套口袋里。虽说那枚臂章里隐藏了许多含义，但若是彩夏想不起来，交还给她也没什么意义。

“请问……我突然去拜访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吧？藤岛同学去那间拉面店应该还有工作吧？”

彩夏看来有些不安，我猛力摇头否认。

“不会造成困扰啦。”

“可是……”

这样根本不算是恢复正常。继续保持现状一点都不好！明明是去“花丸拉面店”，彩夏却顾虑许多，这样根本不对吧！

“我现在要带彩夏过去了。”

走出校门时我先打了个电话给明老板。抵达“花丸拉面店”时虽然才下午五点，店里却是热闹非凡。说热闹其实也不过就是间只有五个柜台座位的小店面。